



# 罗念生全集

## 第八卷

哈代、施笃谟小说选

《意大利简史》

VIII



## 编者说明

本卷收集的是罗念生先生翻译的欧洲小说和一部意大利简史。

哈代小说选译包括《悲惨的德国骠骑》、《为良心》和《一八零四年的传说》三个短篇。哈代(Thomas Hardy, 1840—1928)是英国小说家、诗人,以长篇小说享誉文坛,但他的短篇小说反映纯朴的爱情和优美的乡村风光,富有思想蕴涵和艺术技巧,也颇动人,历来受到读者欢迎。这里收集的罗先生翻译的几个短篇见于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印行的《哈代小说集》第一集《儿子的抗议》,书名来自于书中收入的哈代的同名短篇(由卢木野翻译)。原书前有罗先生写的一篇短序,这次编辑时把该序仍放在前面。

《傀儡师保尔》是德国作家施笃谟(Theodor Storm, 1817—1888,一译施托姆)的一篇颇为有名的小说,发表于1874年。小说情节简单、纯朴,文字清晰、优美。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由陈林率翻译,后半部分由罗先生续译,由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,收入徐志摩主编的《新文艺丛书》。原书有罗先生作的序言,这次仍放在前面。

《意大利简史》(*A Short History of Italy*)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从“干校”回北京后,由罗先生和朱海观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共同翻译的,于197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原书由英国



人艾迪（C. M. Ady）和怀特（A. J. Whyte）编写，后由赫德（H. Header）和韦利（D. P. Waley）改编。翻译时采用的是剑桥大学 1963 年版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63 年）改编本。书中对意大利历史由古代（古罗马）一直叙述到当代，叙述简明扼要，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系列丛书之一部。书中的“出版说明”为译者所写，这次改为“翻译说明”，仍放在全书前面，代序。

本卷中外文译名一般保持原译，只对个别重要的常用专名略作统一。《意大利简史》附有详细的译名对照表，以便读者查对。

《罗念生全集》编辑委员会



# 卷 目

---

小 说

---

哈代小说选  
施笃谟小说选

---

历 史

---

赫德 韦利  
意大利简史

# 目 次

---

## 哈代小说选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   | 003 |
| 悲惨的德国骠骑·····  | 004 |
| 为良心·····      | 021 |
| 一八零四年的传说····· | 037 |

---

## 施笃谟小说选

---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| 045 |
| 傀儡师保尔····· | 046 |

---

## 意大利简史

---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翻译说明·····   | 093 |
| 地图目录·····   | 094 |
| 原书出版说明····· | 095 |

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古代意大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96 |
| 一、罗马征服前的意大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096 |
| 二、罗马征服意大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4 |
| 三、经济、社会史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4 |
| 四、基督教与罗马教会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0 |
| 第二章 中世纪早期意大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129 |
| 一、黑暗时代, 476—800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29 |
| 二、神圣罗马帝国, 800—1015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| 134 |
| 三、帝国与教廷, 1015—1250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| 138 |
| 第三章 中世纪晚期与文艺复兴早期, 1250—1402 年 ····· | 153 |
| 一、但丁的时代, 1250—1313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| 153 |
| 二、14 世纪的专制君主与共和国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162 |
|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, 1402—1515 年 ·····       | 184 |
| 第五章 几百年的外国专制统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205 |
| 一、西班牙的统治, 1521—1713 年 ·····         | 205 |
| 二、18 世纪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4 |
| 三、拿破仑与意大利, 1796—1814 年 ·····        | 221 |
| 第六章 意大利的统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5 |
| 一、复兴运动, 1815—1848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 | 235 |
| 二、复兴运动, 1849—1861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 | 255 |
| 三、统一的意大利, 1861—1870 年 ·····         | 270 |
| 第七章 现代意大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86 |
| 一、急进派的统治, 1870—1915 年 ·····         | 286 |
| 二、意大利在大战中, 1915—1918 年 ·····        | 308 |
| 三、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, 1918—1940 年 ·····      | 310 |
| 四、外交事务, 1923—1940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 | 326 |
| 五、战争、和平与宪法, 1940—1947 年 ·····       | 342 |
| 六、新教权主义, 1947—1960 年 ·····          | 347 |

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参考书目.....  | 359 |
| 索引.....    | 362 |
| 译名对照表..... | 424 |





## 哈代小说选



## 序

哈代 (Thomas Hardy) 这过世了的老头儿在我国很闻名了，那还用得着我来介绍。今年二月间他的死耗传来时，我就同木野商量翻点东西来纪念他老人家，我们想翻 *Jude the Obscure*，我们想翻 *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*，只因为时间不容许，后来才决定翻他的短篇小说。此时已翻出了十来篇，拟于最短时间陆续出版。这第一集，内含《悲惨的德国骠骑》，《儿子的抗议》，《为良心》，《一八零四年的传说》等四篇译品，是从 *Life's Little Ironies* 中译出的。《儿子的抗议》是木野译的，除外都是拙译。

这第一集的出版多承徐霞村先生的臂助，敬此道谢。

十七年十月，北平清华园。



## 悲惨的德国骠骑



——  
小说  
历史

这儿涌起许多高高的，新鲜的，青蔚的沙墩，经过那多事之秋一点儿也没有变动。犁头从来没有扰动过那草泥，如今还是那样厚厚的。营棚就扎在这儿；海岸上有宽大的路为那些骑马跑马用的，还有许多贝壳垃圾堆也可以望得见，我晚上打这荒野的地方走过，不由我不听见一些声音，疾风呜呜的吹打芦苇同蓟草，夹着画角与铜号的呼声，马儿的笼头也闯着叮当的响；这些声音唤起我眺望那一行行的鬼怪的营幕和那行军的辎重。从那帐幕里面透出外国口音的浊喉音，和异邦的零片的歌声；因为那些兵士多半是国王的德兵禁卫团，那时正围着帐篷的柱子睡觉。

这是九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代的英国军装有很宽大的肩章，古怪的耸起的军帽，短裤，裹腿，笨重的子弹箱，戴扣的鞋子一类的装束，现在看来很稀奇，很粗俗了。如今的观念改变了；发明之后又有发明。那些兵士变成了纪念品。教权还是庇护一切的国王；把战争看做光荣的事。

这山中的深谷和崖边有些古旧的贵宅和避静的村庄，那儿自来没有见过生客。直到国王选定了每年到那海滨的消暑行宫沐浴，在偏南几里路的地方，才有客人来过；所以许多兵队云集在那开旷的乡野。用不用得着我来赘述，从那个奇丽的时代起，把

那许多的富有色采的传说的回音留在这儿，零零碎碎的说得更动听？有一些我说过了；有一些我忘记了；但是一件我从来没有道过，决定不会忘记的。

这故事是斐丽亲口告诉我的。她那时是古稀晋二的老太婆了，她的听者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。她吩咐我听了她和这故事的关系，千万要守秘密；一直到她“死了，葬了，人家忘记了她”以后，她述说了这故事过后，还活了十二年，现在她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。她在贞静与卑屈中所要请求的赦免只得了一些，反而在她的传说中遭了一个不幸的冤枉的论定；他的故事的片段，那时在外国传闻的，并且长久不忘的，分明是些对于她的品格不利的话。

且从约克骑兵开来的时候说起，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一队外国禁卫团。从那日以前的几个礼拜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影走近她父亲的房子。要是听见一个声音像客人的裾裙窸窣的施着响，那一定是飞奔的落叶声。要是听见一辆车轮在门前轧响，那一定是她父亲在花园的砺石上磨他的镰刀，为他的心爱的消遣去修割那黄杨树的边界，一直割到那方方的草场。海外送来的炮声好像行李从车上抛下来的响声；那修剪得玲珑纤细的水松活像一个高长的人黄昏时立在门前。如今的乡下没有旧日那般的冷落。

在那个期间乔治国王同他的侍从到了他心爱的海滨行宫，隔斐丽的家还不到五里路远。

女儿的深闺很宽大，闺房的外边是她父亲的卧室。如果说黄昏是她的娱乐时间，那她父亲该是黑夜。可是父亲到享乐他的黑夜，女儿反抑郁的挨过黄昏。罗夫博士是个有职业的人，他欢喜思考形上学的问题，把他实际的事务耽搁了，直到他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了；他才改掉了那种习惯，在那避静的内陆租了一个贱价的，荒芜的，一半田土一半贵宅的地方，希图得获一笔够用的进款，这是指乡下的用度说，要是在城市里还不能支持呢。一大半



的工夫在园子里面耕种，日子过的越是不耐烦，他越觉得他在摸风捉影的虚度了光阴。他不肯去拜访朋友。斐丽害羞得很，不论在那儿散步，碰见了一位生人，因为怕人家注视她，她走的越欠自然，连她的肩膀都羞红了。

但斐丽在这儿竟被一个拜倒的人碰见了，不意的向她求了婚。

刚才说过，那国王住在邻城，行宫设在鲁色忒罗几；因为他到了那城里，自然带来了许多权贵臣民。在这些闲耍的人中——大多数都自称他们和宫廷有关系和趣味——有一位嫖夫叫洪富瑞顾尔；他的样儿不老不少：不漂亮也不难看。老是一位“花花公子，”（这是放浪不羁的单身汉的称呼）他是中才人里面近于时髦的人。这位三十岁的嫖夫来到这海滨的村里：瞧见了斐丽；为了要同她巴结，先认识了她的父亲；她极力设法惹动了他的心，每天引诱他；直到他同她订了婚约。

他的老家就在本地，有些亲族前来庆贺他，斐丽，为要使他拜倒裙下，从他有限的地位上，做了一个所谓漂亮的铺张。怎样做的，连斐丽自己也不十分记得了。光景在那些时候不相称的婚姻不仅是违背风俗习惯，（这是一个新的观念，）简直是破坏自然的规律，斐丽本是海滨的一位中流社会的人，被一位绅士选上了，她好比登了龙门，但在那些军人看来这对人的身分并没有什么高低，因为他们看顾尔像一个乌鸦那样穷。

他托辞经济状况很困难，拖延他们的婚期，这许是真的，冬天快到了，国王在那个季候要离开这儿，洪富瑞顾尔先生要到巴斯去，约定几个星期后要回来看斐丽。冬天到了，约下的日期过了，顾尔还是延期回来，他的理由是不轻易离开他的父亲，在一个居留的城市里，那老头子没有别的亲人服侍他。斐丽虽然很寂寞，可是没有什么不满意。那向她求婚的男人是她很想望的丈夫，对她有许多好处；她父亲对这门亲事很赞同；但是这个冷淡



使斐丽好不难受，虽说不痛苦。她告诉我，照爱情的真义说，她并不爱他，但对他有一种纯洁的敬意；她佩服他那一种有条不紊的坚固的习惯，他有时也很自得的；她器重他知道宫廷里古往今来的事；她也许还很骄傲；因为他的情人选上了她的时候，他本可以去另攀高门。

但是他还没有来；春天又胎动了。他常常有来信，虽是很正式的，讲究礼节的；这用不着奇怪，她自己地位的摇动，和她对洪富瑞并没有许多情感，便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在她的心中。春天变做了夏天，一到夏天国王的御驾又来了；但洪富瑞顾尔没有随驾前来。这些时候他来信说这个婚约还是不能履行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有一带金光照耀在这些人的生命上，用热情诱动了青年的心思。这光亮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约克骑兵。

## 二

现代的人对这九十年前赫赫有名的约克骑兵怕不很有趣，他是国王的德兵禁卫团的一队。他们的漂亮的军装，威武的战马，（虽是后来退化了）尤其是他们的外国的神气和“八字胡”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引起一大堆男男女女的观众。因为国王税驾邻城，这些骠骑同着别的卫队在这沙滩上和草地上扎下营盘。

这地方很高，空气很流通，望的又远，前面可以遥望波堤兰岛，东边可以瞧见圣阿德的头顶，西边差不多可以望过斯达尔。

斐丽虽然不是一个十成的本村女子，也和那些村人一样的喜欢瞧那些军人的奇装异服。她父亲的家宅隔的稍远，靠着山住在那地面的最高处，差不多同教区底下的礼拜堂的塔尖相平了。正当她的围墙外，那野草分出了一条长路，被一条直达墙边的小径横起叉过。斐丽从小就喜欢爬到墙上坐在那顶上——这个动作并不难，那一段墙是些烂石碎砖建筑的，没有涂过灰泥，有许多小孔可以用小脚趾爬上去。





有一天她骑在墙上，无精打彩的望着外面的原野，那时她正在注意沿着小径走来的一个孤独的人影。那是一位有名的德国骠骑，他的眼睛盯在地上走来，他的样儿好像要逃避人群。他的头也像他的眼睛，低垂着，因为他的领饰太硬了。走拢来点一看，他的面孔带着愁容。他没有瞧见她，顺着小路前进，差不多直到墙根了。

斐丽见了这高壮的标致的军人带着这样一个愁容，觉得很惊异。她对于军人的推想，尤其是对于那些约克骑士的，完全是传闻的，因为她有生以来没有同兵士讲过一句话，她以为他们的心就像他们的装束一样的华丽和高兴。

这时那骠骑举起眼来望见她在那墙上，那围护衣裳遮不到的肩头与颈项的白纱巾和那全身洁白的衣裙，在夏日的强光中越是鲜明。这突然的相碰使他有点害臊，一下也不停止就溜走了。

那外国人的面孔在斐丽的脑中整天的作祟；那样儿多希奇，多漂亮，他的眼睛多够绿，但是很忧郁，无精打彩的。这也许是很自然的，第二天那个时候她又会立在墙上探望，等他再来经过。这一回他在读一封信，在她看来他的样儿好像有几分想来瞧她。他差不多站住了，笑了，向她致个敬礼。最后他们攀谈了几句话。她问他在读什么，他登时就告诉她，他在重温他母亲从德国寄来的家书；他不常得到家信，他这样说，只好将旧信重读多遍。这就是当天见面的经过，随后又遇着些同样的事。

斐丽常说他的英语虽然不好，但她很可以懂得，所以他们的结识不致于被语言的困难所障碍，若是他们谈到了最精微，最玄妙和最动情的时候，他的英语不能达意，那眼睛无疑的会帮忙舌头——到了后来——嘴唇又来帮忙眼睛。一句话说完，他们的结识如像“无心插柳”，她这方面很急进，不久就发达，成熟了。她像德德孟娜那样儿的爱怜他，并且知道了他的身世。

他的名字叫马德亚西拿，沙尔鲁布是他的家乡，他母亲还在



那儿居住。他今年才二十二岁，投军不到几年，官位已经升到伍长。斐丽时常这样说，纯粹的英国兵队的伍长里没有比他更温文更有教育的了，有些外国兵士具有我们本国上级军官的清秀的丰采和品格，不像那些下级兵士。

斐丽渐次的从她那外国朋友的口中得知了他和他的同志们的境遇，在约克骑兵中有这样的人，是她想像不到的。虽然他们的军装很华丽，很快活，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充满了一种可怕的悲哀，一种长年的乡思，使得许多兵士忧郁难堪，连操演都无心去上了。顶痛苦的是那些少年兵士，他们才到这儿不久，没有习得惯。他们讨厌英国和英国生活；就是对乔治国王和他的岛上王权都漠不相关，他们想逃开这儿，永不再来。他们身虽在此，他们的心神却萦绕那遥远的亲爱的家乡。说起家乡——不管他们是多么凶勇和忍耐——他们的眼中却流满了泪。他们当中有一位顶是感触“乡愁”的，（他自家的说法叫做“乡愁”）就是马德亚西拿，他那痴念的天性更是感到充军的愁苦，因为他还有位老母独在家中，没有人安慰她老人家。

斐丽听了虽是很受感动，对他的身世很关心，没有奚落那军人，她的知交，可是她经了许久不让那青年（至少是为她自身设想）和她超过友谊的关系——真的，隔了许久，那时期当中她想她自己或许会变做另外一个人的所有；虽是她还未自觉以前，也许对他发生过情感。那不可少的石墙阻碍他们的深交；他又不敢冒昧的闯进，或是请求进园子里来，因此他们一切的交谈显然是隔墙传达。

### 三

她那太无情，太坚忍的未婚夫的消息传到了村中，是从斐丽的一位父执口中传来的。那绅士在巴斯听说顾尔对斐丽罗夫小姐的求婚只有一半的心意；他说是为他父亲的缘故不得抽身前来，

